

五十度 深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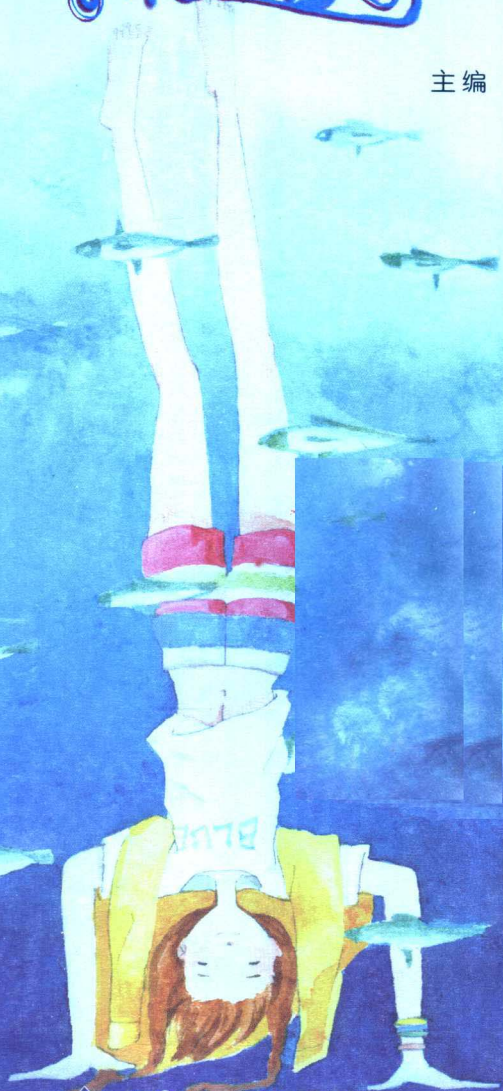
主编
暖暖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五度 深蓝

主编 暖暖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度深蓝 / 暖暖主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200-06191-3

I. 五… II. 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835 号

五十度深蓝

WUSHI DU SHENLAN

暖暖 主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6.625印张 12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00-06191-3/I·928

定价:1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泡沫爱情

如果手指犯了戒	菊开那夜	2
泡沫爱情	真柏	11

另类爱情

一颗心住着两个人	江航	26
A女和B男的爱情故事	江航	39
好想跟他疯一回	真柏	53

非常爱情

只是一抹如风暖阳	明日ASK	72
五十度深蓝	明日ASK	84
爱到寂寞时	夏天	94

现实爱情

浪漫的爱情生活	真柏	110
琉璃的心	夏天	126
陈小朵的第二个春天	若之	141
七十二小时无色记忆	若之	157

风月爱情

盛宴	夏天	173
雕塑女孩的单恋物语	海妮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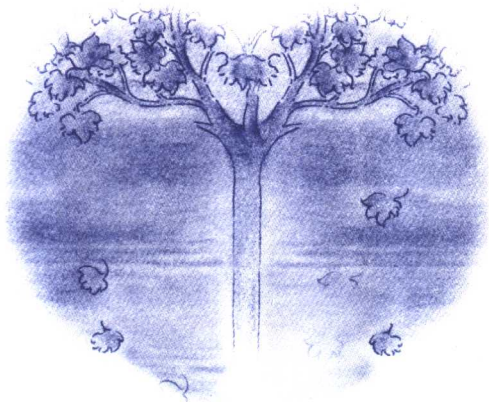
泡沫爱情




如果手指犯了戒

菊开那夜

我们整个下午一直在跳舞，跳四步舞时全场漆黑，只有许茹云的歌声荡气回肠：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







为了离公司近一些，我和锦秀在孝北路的小巷里找到了一间平房。房子很狭窄，一张大床就占去了一半空间，另一半是衣橱和桌椅。水龙头装在门外，总是被人偷用水。门前有一排低矮的树，那个夏天凉风习习，走出去就是满眼的绿。

我和锦秀关系很好，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太过美丽，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像陪衬；而我向来比她聪明，所以她也对我有所顾忌。

然而在乏味的生活中，别人都循规蹈矩、呆板无趣，只有我和锦秀的个性一拍即合。于是我们打算合租房子，住不起公寓，只能住老式民房。厕所在巷子的那一边，走过去要五分钟。屋顶结了好几个蜘蛛网，窗子用绿纱蒙起，地板倒是木质的，红漆脱落，但还算干净。

我们只有一张床，是那种老式的带有镂空花纹的木

床。所有的家具都有一种寂寞的无人问津的清冷与陈旧。锦秀一大早就放杜德伟的歌，让他性感的声音陪伴我们穿衣刷牙洗脸，然后挤公车去上班。

晚上无聊，我们就去一家叫蓝梦的舞厅跳舞。锦秀的美丽令人哗然，每当舞曲响起，那些猥琐的男人就冲过来请她共舞，还点着打火机照她的脸——或者我的脸。我很恼火，一到这种时候就把脸埋在手心，不让任何人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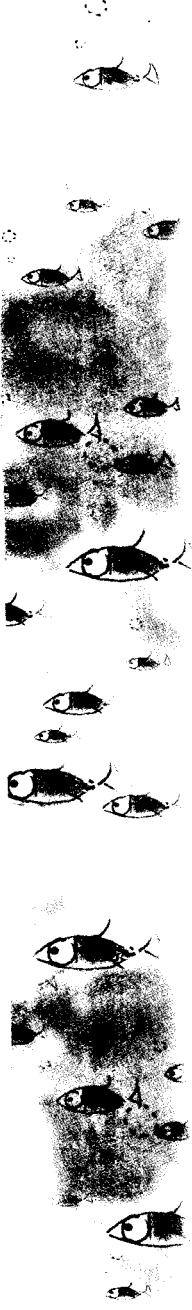
那些肌肤接触的交际舞我与锦秀都无兴趣，我们喜欢跳三点半的迪斯科，对着偌大的镜子尽情舞。灯光迷离，音乐喧哗，我与锦秀都是这样年轻而生动。

在蓝梦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我认识了阿季。他是上海人，二十六岁，本科学历，辞去了设计院的工作，自己下海经商。这些都是他对我说的，我当时信以为真。

阿季是全场唯一一个对锦秀熟视无睹的男人，他温文尔雅地请我跳舞，如一个绅士。他高高瘦瘦，面容干净，声音亲切温和，这样的男人不应该出入蓝梦。

我们整个下午一直在跳舞，跳四步舞时全场漆黑，只有许茹云的歌声荡气回肠：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





阿季低下头，捧起我的脸，慢慢地吻，他的唇温柔如斯，带着淡淡的烟草味道。

我们舞向池中的不锈钢柱子，他靠在柱子上低声问：“要不要把你举起来？”“好啊。”我回答他。于是他俯身将我举起，在这样暧昧不清的场所，我们的爱情清澈而分明。

阿季，如果我们相识于日光下，而非灯光，会不会对彼此更珍惜，会不会不作为一对共舞的人，最终散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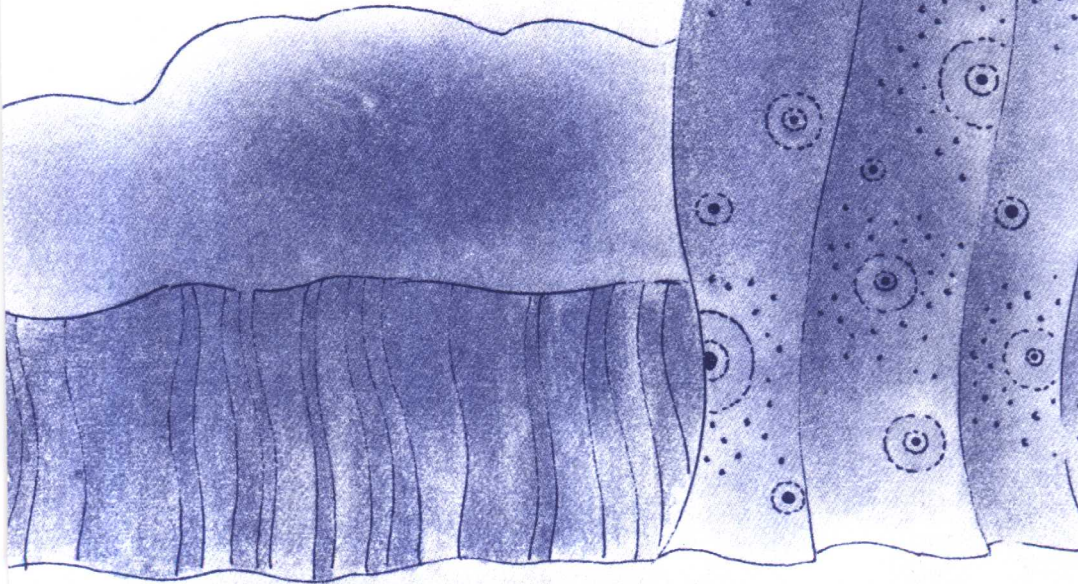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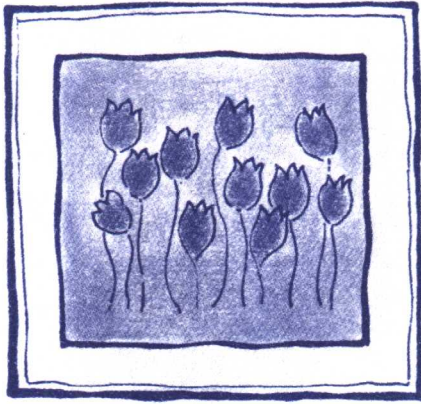
锦秀讨厌阿季，她不停地对我说，阿季是小白脸，一看就是吃软饭的。我极力替他分辩：“不是的，阿季正在着手开一家酒楼。”锦秀冷冷地说：“欢场无真情，蓝梦不过是一个欢场。”

我沉下脸，说到底人生都是一个欢场，那又如何？

过了半晌，锦秀叹口气说：“端华，我不干涉你的事情。”我亦默然。

锦秀说：“有机会请阿季来吃饭，毕竟总在蓝梦见面不妥。”

于是我约阿季过来吃饭，锦秀去买了些熟食，我烧了三菜一汤。到五点半的时候，阿季和另一个男人一同出





现，阿季说这是路文杰，他的朋友，做保险经纪。

锦秀后来对我说，初见文杰就心里猛一跳，仿佛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人。

路文杰比阿季略高些，文质彬彬的样子。我和锦秀每每给他夹菜，他都说“谢谢”，教养很好，而且不显得做作。

锦秀和路文杰恋爱了，发展速度远胜于我和阿季。我晚上加班回来晚了，甚至看到他们睡在床上，我一推开门，就傻在那里手足无措。

阿季生日那天，我们四个人聚了一次。吃完饭后吃蛋糕，蛋糕吃完后就打牌。我和阿季甚有默契，连赢了三局，时间从指缝中流过，月上树梢。

夜慢慢深了，电风扇吹出慵懒的暖风，然后大雨骤然来临。那样大的雨啊，倾盆而泻，充满了肆虐的滋味。锦秀连忙起身关窗，雨奋力打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雨一直下，一直下，下得人心惶惶。我们只有一把伞，而路文杰和阿季两个大男人怎么可以共撑一把伞穿过半个城区呢？

我们沉默着又打了一局牌，还是我和阿季赢。我不知

道他们三个人怎样想，反正我一心祈祷雨不要停，夜则更深些。是谁说，下雨天，留客天。

最后还是锦秀开口说，你们回不去了，住这里吧。路文杰大大方方地说：“好啊。”阿季看了看我，笑着。

锦秀说：“最后再玩一把，哪方输了就打地铺。”她推推路文杰说，“用心打。”路文杰握着她的手说：“当然，为了你不得关节炎。”

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我和阿季真的输了。锦秀一边笑一边指挥路文杰搬开桌子，把一张席子铺在地板上，然后她翻出一床淡黄绸面的薄被递给我，眨眨眼睛说：“小心，别着凉。”

那个晚上我和阿季和衣而睡，我枕在他的手臂上，闭着眼睛感觉他的手穿过衣服抚摸我微热的身体。就在我和阿季微微晕眩的时候，听到锦秀和路文杰调情的声音。锦秀说：“死人，睡觉不要动。”路文杰说：“死人怎么动，可见我是活人，我既然是活人怎么能不动？”

说得像绕口令一样，然后听到他们暧昧的声音，这种低微的喘息在夜里荡漾开来。阿季俯在我耳边低低地说：“端华，可以吗？”





“不要。”我轻声拒绝。

“嗯。”他搂紧我，握住了我的手……我深深地沉醉在肌肤之亲的氛围里，害羞却向往，感觉着某种细微的变化与渴望。

雨不知几时停了，偶尔听到屋檐上雨滴滴落的声音，答，答，答，在午夜走动。

后来的故事无非是散场，锦秀和路文杰分手，最后路文杰说出了阿季的秘密，原来我心爱的男人从设计院出来后，一直由另一个中年女人在包养。锦秀猜得一点也没错，我愿赌服输，退出了阿季的生活。

但是多年后，我却仍记得那年盛夏睡在木质地板上，手指犯了戒。

泡沫爱情

真柏

笛墨一边走一边觉得背上刺刺的，好像有目光在戳着自己。她回头瞧了一下，果然，那站得笔挺的保安正冷冷地目送着她。



